

中國文學精華

清文評註本

第一冊

清文評註讀本

目次

卷一

論辨

武庚論朱一是	一
韓偓論陳宏緒	三
蔡邕論顧景星	七
雜說魏祥	一〇
狙擊論周容	一二
子房擊秦論毛際可	一四
王猛論侯方域	一七

名論汪琬

張禹論賀貽孫	二四
曹娥叔先雄兩孝女辨賀貽孫	二六
廉頗論賀貽孫	二八
市聲說沙張白	三一
嫂叔無服說朱軾	三四
忠義辨陳祖范	三六
淳于先生謂齊王胡天游	三八
命說胡天游	四〇

王通中說論上陳兆崙……………四三

師制服議杭世駿……………四六

梁鴻論沈德潛……………四九

弈喻錢大昕……………五二

辨睢陽妾報復之誣李榮陛……………五三

說犬陳庚煥……………五七

其二陳庚煥……………五九

王安石蘇洵論王慶麟……………六〇

漢高帝論周樹槐……………六三

韓非論梅曾亮……………六五

說居庸關龔自珍……………六七

蓋寬饒論魯一同……………七一

卷二

序跋

書淮陰侯列傳後陳宏緒……………一

守望社題詞陳宏緒……………四

書李斯傳後徐枋……………六

廣東新語自序屈大均……………九

書梁公狄甲乙議後魏禮……………一一

吳堃人詩序計東……………一四

奇零草序姜宸英……………一七

詩集自序陳祖范……………二〇

海舶三集序劉大櫆……………二二

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全祖望……………二四

書王荆公文集後袁枚……………二七

書崔實政論後袁枚……………三〇

書書永清張乞人事後趙佑……………三四

讀朱子書彭紹升……………三五

童子撫談序陳庚煥……………三七

書魏叔子集後王慶麟……………三九

書牘

答王介祺書刁包……………四一

與人書顧炎武……………四三

與三姪書顧炎武……………四四

與趙韞退大參書王弘撰……………四六

與朱錫鬯書申涵光……………四九

復程天修賀貽孫……………五一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

域……………五四

與鄧衛玉書鄭日奎……………五八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朱彝尊……………六一

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藍鼎元……………六三

爲學一首示子姪彭端淑……………六四

與友人書陸繼輅……………六六

復彭麗生書曾國藩……………六七

贈序

甘衷素字說彭士望……………六九

送杜審舒歸里序施閏章……………七三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汪琬……………七六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嚴虞惇……………七七

送夏進士序龔自珍……………七九

卷三

傳狀

芋老人傳周容……………一

鵝籠夫人傳周容……………四

無悶先生傳應搗謙……………七

馬伶傳侯方域……………九

廖氏傳李良年……………一二

陳節婦傳熊伯龍……………一四

江天一傳汪琬……………一七

吳順恪六奇別傳王士正……………二一

劉孔和傳王士正……………二四

閻典史傳邵長蘅……………二八

奇奴傳馮景……………三五

梁烈婦傳王猷定……………三七

董嫗傳汪懋麟……………四〇

高節婦傳方苞……………四三

石哈生宋石芝傳彭端淑……………四五

沈雲英傳夏之容……………四九

陽曲傅先生事略全祖望……………五一

啞孝子傳劉大紳……………五九

徐媛傳沈大成……………六一

張烈女傳王太岳……………六四

厲樊榭墓誌銘全祖望……………八九

高木匠傳蔣士銓……………六七

袁隨園君墓誌銘姚鼐……………九二

補履先生傳汪紹……………七〇

卷四

息菴翁傳彭績……………七二

雜記

黃貞文傳楊鳳苞……………七三

復庵記顧炎武……………一

程日新先生家傳吳儆樹……………七六

過雲木冰記黃宗羲……………三

碑誌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彭士望……………七

王烈女墓誌銘毛際可……………七八

小港渡者周容……………一三

錢烈女墓誌銘王猷定……………八一

唐晉王畫像記周容……………一四

張處士墓誌銘朱彝尊……………八四

譚烈婦八磚記賀貽孫……………一六

陳馭虛墓誌銘方苞……………八五

游九華記施閏章……………二〇

先生瞿駿誌銘胡天游……………八八

重修信陵君祠記湯斌……………二二

山來閣記王弘撰

二六

登泰山記沈彤

五八

書劍俠事王士正

二八

書侯振東胡天游

六二

記女奴景事陳廷敬

三一

龍母祠記胡天游

六三

醉書齋記鄭日奎

三三

梅花嶺記全祖望

六五

遊釣臺記鄭日奎

三六

書潘荆山袁枚

七〇

遊姑蘇臺記宋榮

三九

記新疆邊防紀昀

七三

崇明老人記陸隴其

四二

徠寧果木記鐵保

七五

退思堂記陸隴其

四四

書關橋老僧事朱辰應

七七

鷺子記謝濟世

四六

書吳重光事朱辰應

七九

書田贈公事汪由敦

四九

鳴機夜課圖記蔣士銓

八一

無齋記劉大槐

五一

表微彭紹升

八六

餓鄉記藍鼎元

五三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姚鼐

八八

羅臺山逸事樂鈞……………九一

記閩安壯士陳庚煥……………九四

韓蘄王甲鏡記陳庚煥……………九六

病梅館記龔自珍……………九九

瓊礎課誦圖序王拯……………一〇一

頌贊

信陵君頌儲大文……………一〇三

哀祭

施烈婦哀詞張大受……………一〇五

祭妹文袁枚……………一〇六

祭湯海秋文曾國藩……………一一一

清文評註讀本卷一

論辨

武庚論

武庚，殷紂之子，武王克殷，封爲殷後。武王崩，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

朱一是

字近修，號欠庵，浙江海寧人，明崇禎舉人，著有爲可堂集。

今夫取人國，殺人父，欲其子北面事讐，其子必庸閭娵諸弱無人情者，如安樂公陳留王輩乃可也。否則墮亡國之淚，大復讐之義，苟乘瑕釁，鼓動拔起，成爲復興之少康，敗爲誅死之武庚。雖幸不幸殊焉，感憤蓄志一也。

余觀武庚固人傑也。何傑乎？周之國殷而封武庚也，疑而設監，固知武庚非庸人矣。監不他使，使管若霍若蔡，亦以三叔之才，能制武庚爾。卒也監之而適以輔之，張義旗，倡大難，去聲危周室焉。

夫以三叔之才親成王叔父，周公之兄及弟也；乃疑其親，背佩其君，而輔武

庚，則武庚實能移三叔之心。所以致其然者，蓋有術矣。『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也。今周之周親，反爲殷輔，武庚非善間辟去敵而用其才者耶？且殷之餘民，頑之不辭，遷之不悔。雖武庚已死，其風不變，乃分爲二而散處焉。武庚又得民心者耶？得民心，仁也；用敵才，智也；幹父蠱，孝也；大復讐，勇也。以仁智孝勇之才，稱兵西嚮，爲其所欲爲，動搖周室，豈苟焉而已耶？使周無成王爲之君，周公爲之相，則武庚之所爲必成。惜也！君臣之間，不爲流言所敗，卒勝武庚；而三叔或殺或放，餘民分而遷之。是天之祚周亡殷，武庚遭逢之不幸也！然其謀自老，其氣自雄，卽見商三宗於地下，其心可以無愧矣。

武庚歿，乃封微子於宋，備三恪。其後白馬來賓，隱忍傷痛，以存厥祀，此惟微子能之，而武庚不能也。蓋微子存仁聖之心，武庚具英雄之略；仁聖達乎天命，以自解，英雄發乎人情，有所不能制，以存祀論，則微子是而武庚非；以復讐論，則武庚所見者大，所執者正，欲其隱忍爲微子，大拂情而不願也。嗚呼，豈非人傑哉！此

微子所以列爲仁，武庚不失其武歟！

兩監背親舉事，確是武庚以忠義激動之；夷齊而在，有不引爲同心者耶？雖亡亦武，於湯有光矣。

【註釋】【嬖】不決也。【安樂公】即蜀後主劉禪。鄧艾入成都，後主出降，魏封爲安樂公。【陳留王】司馬懿稱帝，封魏主

曹奂爲陳留王。【少康】夏中興之主，后相之子。相爲寒浞所弑，其后方娠，走有仍，生少康。少康長，與舊臣驩滅浞，復禹舊蹟。【雖

有周親二句】見《書泰誓》。言殷紂雖有至戚，不如周之有仁人也。【頑之不辭二句】《書畢命》。毖殷頑民，遷於洛邑。

【幹父蠶】《易蠱卦》。《幹父之蠶》。謂能掩蓋父之過惡也。【三宗】太甲廟號太宗，太戊廟號中宗，武丁廟號高宗。【微子】微

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宋】今河南商丘縣。【三恪】武王封虞、夏、商三代之後曰三恪，即陳杞宋

三國也。恪訓執事有恪之義，敬也。【白馬來賓】《詩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客，微子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

韓偓

韓偓，唐京兆萬年人，字致光，亦稱冬郎。昭宗時，官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後避閹，依王審

知以卒。著有香齋集及韓內翰別集。

陳宏緒

字士業，號石莊，江西新建人。崇禎中薦舉賢良，官山西晉州知州。明亡，隱居不出。著有石莊鴻稿、寒厓、復山堂

敦宿堂等集。

論辨 韓偓論

嘗讀史至光化天復之際，愀切七小然興舉國無人之歎。其超然遠引不降不辱者，獨一司空圖，負不可及；其次莫如翰林學士韓偓。當蘇檢爲偓經營入相，岐王李茂貞既已許之矣，中尉樞密輩又皆許之，檢乃遣親信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佐天子有所爲，乃欲以此相汙耶？』未幾，遂貶濮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卒挈其族逃之閩南。迹其出處，縱未若司空之超，然亦可謂進禮退義者矣。

夫古之人，其處危亂也，或知其不可而爲之，或知其不可而不爲。知己之不可而愈不爲，知不可而爲之，非孔孟莫與。其後僅得一諸葛武侯。然隆中數語，武侯內度之身，外度之國家，自有其所謂可，故卒能成鼎足之功。若夫治則進，亂則退，古之賢者，律度莫不同然。雖以天民之才之學之望，尤必審其達可行而後行，有其可行而後行，必有其不可行而卽止。是故此兩端之人，皆足以處危亂，而不至有自失之嫌。其所謂不可者，類在時勢而不在於己；苟其不可在於己，則雖值

時勢之可，不以易吾不可，而況兩不可之合併而合乘，而又豈煩於再決哉？

吁！僱之時，崔胤、朱朴、裴樞、鄭綮之徒，其所謂不可，不僅在時勢也，而時勢又復如是，賀賀然取人國以嘗試之，吾見其殆焉而已。胤也，朴也，樞也，不自知不可，綮也，自知不可，而亦賀賀嘗試，吾見其獲免於殆者，幸焉而已。僱之告昭宗者曰：『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瓌同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亂絲而棼之也。』吾以其言觀之，僱殆優於爲天下者。然則僱之不可，非其己之有罪明矣。

夫富貴之昏智也，莫如亂世爲甚。何者？強弱大小之相形逾急，而歲月日時之感易生，則君子之在下僚者，又不免歎老嗟卑之意。僱何遂獨遠於人情，而勃然一怒，非其審時度勢之精且密，其孰能之？吾以爲僱之怒，庶幾乎尹之囂囂也。隋大理卿梁毗爲安寧刺史，凡蠻長以金多者爲豪俠，遞相巧奪。無何，酋長率以金來遺毗，毗投金座側，慟哭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旣以此

相滅，今又持此殺我耶？吁！相而怒，金而哭，吾僅於此兩人見之，毗亦亂世之賢者哉！

冬郎詩以香艷見長，香草美人，不減湘纍之怨。唐至此尙可爲哉！冬郎早有以知之矣。

【註釋】【光化天復】均唐昭宗年號。【不降不辱】（論語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司空圖】唐虞鄉人，字表聖。

拜諫議大夫，不赴，隱居中條山王官谷。唐亡，不食死。【蘇儉】武功人，字聖用。昭宗在鳳翔，拜同平章事。【李茂貞】博野人，授鳳

翔節度使，加尚書令岐王。【中尉】唐中葉後置神策軍，以宦官爲護軍中尉，統領之。【樞密】唐代宗始置樞密使，以宦者爲之，

掌承受表奏。【濮州】唐州名，屬河南道，今山東濮縣。【司馬】官名。唐制，節度使皆有行軍司馬，又於每州，各置司馬一人。

【天祐】唐昭宗年號，昭宣帝仍稱之。【閩南】五代時，王審知據有閩南，今福建省。【進禮退義】（孟子萬章）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諸葛武侯】諸葛亮仕蜀，封武侯。【隆中數語】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縣西二十里，諸葛亮隱此。劉備請亮，凡

三往乃見。亮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因說備取荊益兩州，以成三分

之業。後如其所言。【鼎足】鼎有三足，以喻蜀、吳、魏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也。【天民】（孟子盡心）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者也。（朱注）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崔胤】字垂休，四拜宰相，挾朱全忠以自重，後爲全忠所

殺。【朱朴】襄陽人，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朝野大驚。【裴樞】聞喜人，字紀聖，素與朱全忠相結納，官至同平章事。後

忤全忠，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鄭紫】蔡陽人，字蘿武，乾寧初拜相，詔下，紫搔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賀賀】不明之貌。【理亂絲而棼之】棼，亂也。（左傳隱公四年）猶治絲而棼之也。【尹之器器】尹，伊尹也。器，無欲自

得之貌。（孟子萬章）湯使人以幣聘之，箕子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大理卿】掌刑法之官，爲九寺之一。【梁毗】字

景和，烏氏人。性剛，頗有學識，官至刑部尚書。【安寧】按安寧郡有二，此當在今四川境。

蔡邕論

邕字伯喈，後漢陳留圉人，事詳篇中。

顧景星

明遺民，字黃公，湖北蘄州人，記誦淹博，詩文雄贍，康熙時薦謫博，以病辭。著有白苧堂集、讀史集論、陂池錄、南渡

集、來耕集等書，入四庫著錄。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

雍

動色悲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

室，邕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義，以忘大節。天誅有罪，反相痛傷，豈不共爲逆哉？』收付廷尉。人皆冤邕而罪允。以今觀之，王允斯言，未爲過也。

始邕直言爲

去聲

闕侍所中，

去聲

囚徒朔方，

者

衣抱琴，

琴

全室流離，可謂難矣。

及宥還畏禍，亡命吳會，十有

去聲

二年，無意功名，而且以彈琴著書，終老牖下矣。使

邕如梅福，長流江湖，豈不高哉！董卓擅權，辟署切獨豫祭酒，補御史，遷尙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伊何爲者？卓蓋借邕致天下豪傑，不加望外之榮，無以市德，故舉之髡坤切奇炎鉗切奇炎之餘，爵之卿貳之上。且邕有何功，遂封侯食五百戶，祿五十萬。夫無故之利，聖人惡之。邕初議卓不可受尙書之稱，而自當顯位，何也？

今夫捕鳥者，擇其黠結者以爲囿，訛穀米爲飼，瀘慮流而飲，凡所以慰囿，靡弗至也。奴而出於野，寘之叢薄之間，悲呼衆鳥，至日暮，翮哈然投於羅者衆矣。

夫囿，未始樂爲是也，而鳴致衆鳥，謂非囿罪不可也。邕卓之囿也。邕未始樂爲是也，而厚祿高位，將以風諷天下爲邕之類者，而邕甘心受之，謂非邕罪不可。

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稱疾而返。卓每讌集，邕輒贊事鼓琴，後遂爲表薦卓。時卓已爲太尉，封鄴侯，進相去聲國，廢去聲少帝，放太后，傾逼人主。邕謂宜益隆委任，厚其爵賞，豈欲卓加九錫，封安漢而後已哉？然則邕死，不亦宜乎！

嚴正不刊，中間一喻，尤善。

【註釋】【王允誅董卓】允，字子師，漢太原郡人。獻帝時爲司徒。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性殘忍，廢少帝，弑太后，自爲太師。諸

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王允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戟擲布，布避之。王允因說布以

誅卓，布允之。會獻帝疾愈，大會未央殿。呂布令勇士十餘人，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

布曰：「有詔討賊臣。」趣兵斬之。【動色悲歎】亡命江海，卓聞其名而辟之，甚見敬重，三日周歷三臺，遷爲侍中。及卓死，邕在

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叱爲叛逆，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

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允不從。【直言爲閹侍所中】中，傷害也。靈帝以災異問邕，對聖朝旣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

自抑損，以塞咎戒。曹節竊視之，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強呂力救，詔減死一等，與

家屬髡徙朔方。【朔方】漢武帝逐匈奴，收河南地，立朔方郡，即今蒙古鄂爾多斯。【赭衣】赭，赤也。古囚徒服赤色之服。

【抱拳】拳，說文：兩手同械也。【吳會】今江蘇吳縣。（陳餘最考）會讀若貴，西漢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郡縣連稱，故云吳會。

或讀爲郛會之會，非。【梅福】字子真，漢九江壽春人，屢上書言外戚擅權，成帝不納。及王莽篡政，福一朝棄妻子去。後有見之於會

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辟署祭酒】辟，召也。署，題名任職也。（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注）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

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御史】後漢御史，專掌彈劾之任，官署曰御史臺。【尚書】官名。後漢時，尚

書權最大，天下之事，盡入尚書。【周歷三臺】漢以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歷，經歷也。周，周徧也。【髡鉗】髡，去

髮也；鉗，以鐵束頸也。均古刑法。【卿貳】漢置九卿，太常、光祿、太僕、衛尉、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是也。貳，卿佐。【五百戶】一家

曰一戶。食五百戶，謂其邑約有五百家，而食其邑之租入也。【不可受尚父之稱】董卓賓客，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

於邕曰：『太公輔周，受命顯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魏巍，然比之尙父，愚意以爲未可。』卓從之。【四】鳥媒也，捕鳥者

借鳥以誘鳥也。【殿】細也。【濾】用紗葛過水曰濾。【簌而出於野】簌，鳥籠也，置媒籠中而至野也。【叢薄】草木叢生

之處。【翾然】輕揚之貌。【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召邕鼓琴】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瑁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

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偃師】漢縣，屬河南郡，今屬河南省。【太尉】漢官名，掌武事。

【鄆侯】鄆，漢縣，屬右扶風，今屬陝西省。按卓於靈帝中平六年封鄆侯。【少帝】名辯，靈帝子。卓與帝語，語不可了，因廢之，立陳留

王，協是爲獻帝。【太后】即靈帝何皇后。卓遷太后於永安宮，醢殺之。【加九錫】九錫，一輿馬，大轎，乘轎各一也；二衣服，玄衮也；

三樂，軒縣之樂也；四朱戶，居之室，朱其戶也；五納陛，從中階而升也；六虎賁，三百人也；七弓矢，彤弓旅矢也；八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

九秬鬯，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平帝元始五年，加王莽九錫。【封安漢】漢平帝時，太后以王莽爲太傅，號安漢公。

雜說

此種文隨心抒寫，寓言居多。

魏 祥

明遺民，字善伯，改名際瑞，江西寧都人。性善強記，於兵刑禮制律法，皆能窮悉原委。與弟禧、禮，號寧都三魏。著

有伯子文集十卷，雜俎五卷。

陸子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魏子曰：『天下皆事也，而莫不行所

無事。』飲食衣服，男女居室，生人所不得已者也；爲去聲之禦饑寒，免暴僕露，成夫

婦事已止矣。禮樂刑政，聖人所不得已者也；爲之禁邪僻，復天性，事已止矣。事莫大於教養，而聖人爲之甚簡，故非不得已而必爲者，是皆擾害於天下者也。

今夫藥所以治病也；富貴之人，恆無病而服藥，故體不得其平而疾病生。治所以已亂也；刻覈^核之吏，恆無狀而增法，故情不得其平而奸僞滋。至於疾潰而藥不可醫，奸多而法不可據，又復^去變方破律而救之，是其自擾者，欲止而勢不容息，無知妄作，皆庸人所爲也。

且夫奔形以避影者，影益紛；揚聲以遏響者，響益烈。水行地中，而地上無水；衣服附於體，而桁^{航去聲}筦^{思去聲}几榻之間無衣服，故曰本無事也。惡^{去聲}臭，好^{去聲}色，無分於智愚貴賤衆寡古今也。當其情之自然，而無所擾其好惡，則其事已

畢矣。鏡受影而得其形，物待價而如其值，是則君子之所以處^{上聲}事也。

非不得已而必爲者，皆擾害於天下者也，此兩句可爲千秋行政龜鑑。

【註釋】【陸子】名象先，字景初，歷官劍南、江東觀察。【天下二句】見《唐書本傳》。【行所無事】言行事循其自然，如

無事也。【刻數之吏】刻，刻薄也。數，深刻也。言好用法之吏。【無狀增法】無狀，猶無故也。【潰】旁決也。【桁】衣架也。

【笥】藏衣之器。

狙擊論

狙，猿屬。狙擊，謂何人不備而擊之，如猿狙也。秦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韓人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周容

字茂三，一字鄮山，浙江鄞縣人，明諸生。國變後，爲僧；已以母在，返初服，踪跡遍天下。有以博學鴻詞薦者，以死拒，著

有春酒堂詩文集若干卷。

博浪一椎，

除爲切

古今樂道，

洛

或曰『爲計疎』或曰『爲謀密』予不暇辨

也。

夫以匹夫而謀帝王，計乃出于狙

狙

擊，且幾中。

去聲

又使虎狼之威，大索十日

不得，事亦奇矣。然吾不以之奇張良，而以之奇力士。力士何名何氏，史相傳止曰

力士耳。

夫以荆卿之勇，猶藉樊於

烏

期頭，督亢

抗

圖，止一見

比

首而死。乃力士一

無所藉，爲聲去良報秦，狙擊幾中，又使虎狼之威，大索十日不得，事亦奇矣。其智深勇沈，豈僅僅一力士也哉！使後出而從事漢廷，噲等不足伍也。奈何陳涉起後，英雄並出，力士終沒沒無所見聞，良亦不爲之一言于高帝急人之日，并不爲表著姓氏，使傳之天下後世，良負士歟！意者，士當日與倉海君同隱，俱不屑以姓氏見乎？又烏知十日大索，早毀軀滅迹，不致良累雷去聲乎？又烏知非亡命去，終身以不中恥，遂灰心遁影于深山大澤間，逍遙學道，後先從赤松遊乎？

總之以匹夫而謀帝王，擊幾中，又使大索不可得，求之兵法中，亦可謂之九天九地處聲上女脫兔者矣，斯豈一往之士所能爲，而或者猶曰『狙擊之役，良一往氣盛，故圯夷上老人以進履教之，是以卒能成功。』予曰：『良縱不遊圯上，亦必以功名顯，何也？倉海君者，圯上老人之輩也，故所薦力士亦如此。語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力士是也。張君之辭封辟避譯切，穀已先受之力士矣。』

讀書得間，此意却無人道過。

【註釋】【博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南。

【荊卿】卽荊軻，衛人，其先乃齊人。徒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軻。好讀

書，擊劍。燕太子丹使刺秦王政，荆卿以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獻秦。秦王見之，軻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持匕首撲秦王，不中，軻死之。

【樊於期】戰國秦將，避罪於燕，秦購求其首千金。及荆軻將刺秦王，勸於期獻首，於期自刎。【督亢】燕膏腴地。今河北涿縣東南，有督亢陂，卽是。

【匕首】劍之最短者。【噲等】謂樊噲等，皆高祖將也。噲，沛人，素業屠狗，從高祖起，累從征戰，以功封舞陽侯。

【陳涉】名勝，陽城人，與吳廣同起兵抗秦，不成而死。【倉海君】東夷君長。張良東見倉海君，因得力士。【赤松】赤松子，古仙人。張良功成後嘗曰：『願乘八閭車，從赤松子遊耳。』

【九天九地】孫子軍形篇：『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處女脫兔】孫子九地篇：『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或者數語】或指蘇軾，軾作留

侯論，有子房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韓政之計，以愧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倣倣鮮腴而深折之云云。

【進履圯上老人】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踐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

『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約期會此，授以兵書，曰：『讀此可爲帝王師矣。』【辭封】高帝欲封良，使自擇齊

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辟穀】辟，除也。良素多病，入關卽杜門，導引，不食穀。

子房擊秦論

子房姓張名良，事見周容狙擊論題註。

毛際可

字晉侯，浙江遂安人，順治間進士，授彰德府推官。博學不及西河，而無其僻悍。古文一宗子固，著有松蘿全集。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去聲副車，論者惜之，予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惠古德字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卽令平聲擊之而中，其長上聲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斷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

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於遽屋耶？予故謂荊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於兼并旣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

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予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

於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博浪椎幸而不中，謂天之巧於亡秦，獨闢之論，似奇實正。

【註釋】【始皇】秦始皇名政，莊襄王子，滅六國而有天下，傳二世而亡。

【副車】從車也。

【扶蘇】始皇長子。始皇坑諸生

四百六十餘人，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勝廣之徒】勝

即陳涉，見狙擊論。吳廣字叔，陽夏人，二世時起兵於蕪而攻秦。項梁、劉邦等亦相率起兵。

【揭竿而起】（賈誼過秦論）『斬木爲

兵，揭竿爲旗。』此言起事之易也。

【胡亥之得立至李斯持之於前】始皇崩，宦者趙高詐以始皇命誅扶蘇，立少子胡亥爲

天子，謀之李斯，斯不可。高曰：『長子卽位，必用蒙恬，君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從其言。

【蒙

恬疑之於後】

李斯趙高詐爲始皇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與蒙恬皆賜死，扶蘇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

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不從，卒自殺。

【沙邱】秦名，商紂所築，在今河北平鄉縣

東北。三十七年，始皇東遊，崩於沙邱平臺，蓋卽沙邱宮中之臺也。

【秦社遯屋】（禮記郊特牲）『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也。』言秦秦社祭之處，變爲屋宇也。

【荆軻】卽荆卿，見狙擊論。

【五世之仇】良先世五世相韓，秦滅韓，故良爲韓報仇。

【枕戈待旦】（晉書李雄載記）枕戈待旦，乃心急復仇之意。

【力士】卽狙擊之人也。

【借交報仇】謂荆軻以身借於友

而爲之報仇也。

王猛論

猛字景略，晉魏郡人，好讀兵書，識度宏遠。桓溫入關，猛見之，捫髭而談世務，旁若無人。溫欲與俱還，不從。呂婆樓蘭

之於蒼堅，以爲相。

侯方域

字朝宗，南邱人，爲東林四公子之一。明末以避阮大鋮，走依鎮帥高傑，豪邁多大略。明亡不仕，早卒。有壯悔堂

文集，四憶堂詩集。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晉。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上亮而論猛。

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溫入關，

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

然則猛盡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_去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謂識大義者也。

就伐晉數語，發生此文，立論自有根據；以諸葛作陪，斷爲亂世識大義之臣，可謂得猛之心。

【註釋】唐荆川名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學者稱荆川先生。嘉靖間，以進士官至淮揚巡撫右僉都御史，卒於官。著有荆川集十二卷，及史纂、左編、文編、武編、稗編等書。【苻堅】本氏種，苒洪之孫，苒健之從子，殺健子生而自立，國號秦。【惓惓】不忘之意。

【諸葛亮】見前韓偓論。

【華陰】今陝西華陰縣地。

【姚氏】姚弋仲，本羌種，初爲南安赤亭羌酋，尋東徙，仕劉石，改居潁頭，

降晉，爲六夷大都督。晉穆帝永和八年卒。子襄嗣，叛晉，後爲苻秦擊敗而死。苒降苻秦，旣而叛奔渭北，遣兵殺苻堅，據長安稱帝，是爲後秦。【石氏】石勒本羯種，滅劉曜，稱趙帝，是爲後趙。始都襄國，今河北邢臺縣；後遷鄴，今河南臨漳縣。【氏】爲古西戎之一部，

落在今甘肅。晉時，氏之國三，爲成、李雄、秦、苻堅、後涼、呂光是也。

【羌】西戎種族名。晉時，羌之國，爲後秦，卽姚氏也。

【桓溫入關】

關中，卽今陝西長安縣等地。溫字元子，晉穆帝時溫帥師伐秦，入關中。

【褐】毛布衣也。

【謁】請見也。

【捫蝨而談】猛對溫

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見（晉書）。

【論三秦之豪傑】溫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

未有至者，何也？」

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

無卿比也。」

【心折於猛】溫暑猛軍諮祭酒。

【溫還而猛不從】溫欲與王猛俱還，猛還山諮師，師曰：「君與桓溫，豈並世

哉？」乃辭不就。

【溫欲篡晉】溫滅蜀後，漸蓄異志。

【荀彧】字文若，漢末潁川人。從曹操，及操將進討國公，加九錫，彧曰：「公

本興義師，不宜如此。」操心不平，或知操意，飲藥死。

【郭嘉】字奉孝，三國時潁川陽翟人，荀彧薦之於曹操，嘉出曰：「眞吾主也。」

【偏安江左】江南曰江左。東晉元帝，避五胡之亂，東都建康，故曰偏安。

【嶠】山名，今河南洛寧縣北。

【澠】水名，今河南有

澠池縣，澠水在其西，流入澠水。

【函谷】關名，故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是爲秦之東關。新關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漢武帝時移置。

【奉正朔】奉晉所建之正朔也。

【襲冠帶】用晉代衣冠也。

【一出三句】猛佐苻堅，舉賢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立學校，秦民大悅。其後平燕，定蜀，擒代，滅涼，平西域諸國，幅員之大，五

胡所未有也。

【爛然】光采照耀貌。

【管仲】名夷吾，潁上人，齊桓公相之而霸。此以仲比猛。

【裕如】寬然有餘貌。

【垂

沒而告苻堅】時秦寇晉梁益，陷之，故猛垂沒，猶以勿伐晉爲言。猛卒後，堅仍大舉伐晉，卒致澠水之敗。此見猛之心乎晉室也。

【澹泊寧靜】孔明誡子書云：「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澹泊，無所欲也。寧靜，不紛擾也。

名論

汪琬

字者文，江蘇長洲人，順治初舉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緣事左遷，後舉鴻博，授編修，典修明史，有著龜峯文集。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

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

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去聲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

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去聲其矯激也；』不否同則曰：『吾疑其詐僞』

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

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汙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視睨面以偷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

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

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閒，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去聲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術之神者誠亦主。術在誠中，非在誠外也。士入彀中，唐太宗差足語此。

【註釋】『屠羊說』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亦反屠羊，何賞之有！』遂不受。見（韓詩外傳）。

【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吳師入郢，楚王出奔，申包胥乞師於秦。秦敗吳師，楚子入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爲君，非爲身也。』遂逃賞。

【魯仲連】齊人，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因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

平原君未決，魯仲連說辛垣衍而折之。曾信陵君破秦，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因以千金爲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

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連不忍爲也。』遂去不復見。【觀面】詩小雅：『有觀面目。』觀，端倪

之狀。【孔融】字文舉，後漢魯國人，富才思，有重名。數戲侮曹操，御史大夫董卓承操旨，奏董卓大逆不道，操收融并妻子殺之。【荀

彧】見王猛論。【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歷官至丞相，凌廢王室，挾制獻帝。子丕篡位，追尊爲武皇帝。【裴樞獨孤損】樞

字紀聖，遼寧管孫。損字又損，及之從曾孫。昭宣帝天祐二年，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

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朱全忠乃殺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朱全忠】初名溫，始從黃巢，降唐後，賜名全忠。宋州碭山人。昭宣帝天祐四年篡位，國號梁。

【陰陽猜忌】陰陽，猶明闇也。

張禹論

禹字子文，漢河內軹人。成帝爲太子時，禹授以論語。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禹一生阿附王氏，卒釀新莽之禍。

賀貽孫

字子翼，江西永新人。明諸生，入清隱居不出。著有水田居文集。

大凡亂人國家者，非天下之凶人，而天下之庸人也。凶人之亂人國家也，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防之。若夫庸人者，其識淺，其氣卑，其富貴之念熱，而身家之慮摯，浮沈俯仰，與世推移，人不得而知之，人不得而防之。豈惟不得而防之，且將從而輕之。狎之，輕之，則以爲無足異，狎之，則以爲有可親。噫，是人也，幸而見用於聖世，不過將順取容而已。不幸生逢輓季，權奸篡逆之臣，出而與之共事，利其寬厚之名，足以服衆；悅其貪鄙之性，足以市私。將頑頓讀作鈍隼奚結切詬呼寇切，惟權奸之所爲而從之，然後其禍烈矣！

漢成帝時，委政王氏，災異迭興，吏民上書，皆咎王氏，雖帝亦疑之。獨尊信張

禹，欲決于禹之一言，乃駕幸禹第，屏_丙左右而問焉。此漢與王氏廢興之大機也。禹則對以天變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聽用。于是上善_{聲去}禹言，不復疑王氏，而漢祚已暗移矣。推禹始願，豈意及此；不過年老子孫弱，又以請平陵肥牛亭自爲塚地，恐爲王根所忌，故曲意樹德，以圖其子孫無窮之利，而不知其爲劉氏子孫釀無窮之害也。夫人能輕其身，而後能重吾君而重天下，禹旣視子孫爲重，則視漢祀爲輕；視肥牛亭爲重，則視漢天下爲輕。然則禹以肥牛亭咫尺之地，鬻漢天下與王氏；而以漢之宗祀，博己之宗祀也。嗚呼！庸人之禍，乃至此哉！古今庸人，識淺氣卑，以之爲凶人則不足，以之贊凶人亂天下則有餘。故雖不能自爲篡逆，而篡逆之臣，皆欲得之以爲助。庸人與凶人之禍，固相需而成者也。彼魏之華歆，劉宋之褚淵，王儉，五代之馮道，皆庸人也，而皆足以移人國祚。後人之爲國者，其無以庸人爲不足畏而忽之哉！

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文能究其處心積慮之微，而推其贊凶助篡之實，可謂胸

如鏡而筆如刀。

【註釋】【將順取容】（孝經）「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之將順，乃求媚以容其身也。

【輓季】輓同晚，輓

季，猶言末世也。

【頑頓戾詬】戾詬，無志分也。（漢書賈誼傳）頑頓亡恥，戾詬亡節。

【漢成帝】名驁，元帝子。

【請平陵肥

牛亭自爲塚地】

平陵，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南有肥牛亭。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欲得置亭處之地爲冢塋，奏請之，成帝以賜

禹。王根爭之，帝不從，根由是怨禹，數毀惡之。及聞禹對帝言，始喜悅，遂親就禹。

【王根】成帝舅，封曲陽侯，與譚、商、立、逢時、同日封，世

謂之五侯。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仕魏爲相國。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

【褚淵王儉】淵，字

彥回，河南陽翟人。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宋順帝禪位齊王，王儉爲侍中，解璽綬，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公。

【馮道】字可道，瀛州

景城人。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歷唐、晉、漢、周四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嘗作長樂老叙，自道其一生之際遇。

【國祚】國家世世相傳

之福運也。

曹娥叔先雄兩孝女辨

曹娥，會稽上虞人。叔先雄，隸爲人，事均饒後漢書列女傳。此論辨類之一體，義主於

反覆詰難，務達其初意而止，與論大同小異。

賀貽孫

東漢時，上虞孝女曹娥，父盱吁爲巫，以五月五日，逆婆婆神，溺死，不得屍。娥

年十四，沿江號哭，夜不絕，十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當時又有孝女叔先雄，亦以父泥和溺死，不得屍，先雄於父墮處，慟哭投江死，見夢於弟賢云：『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果與父相抱，浮於江上。兩孝女之投江一也，先雄之魄，獨出父屍於水，而娥不能，何哉？

凡忠孝之事，皆可感天地而動鬼神；然有可必有不可必者，天地鬼神所爲不測也。使人皆得而測之，則天地鬼神幾於褻矣。

子胥之忠，能怒錢塘之濤；而汨羅之水，不能爲靈均起波；靈均豈以此貶忠哉？光武詔問劉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異？』昆對曰：『偶然耳。』夫天人相與之際，孰有深于偶然哉！使爲吏者，必欲得渡河之虎，滅火之風，則循良之實，反成誕罔之名，豈不大可厭哉！故抱屍浮江之事，亦偶然也。偶然者爲奇，常然者爲庸。孝，庸德也。叔先雄自爲其庸者耳，豈以偶然之奇，與曹娥較優劣哉！

近世刊孝行錄者，必有靈奇怪幻之事，予見之輒厭，曷不讀先生此文。

【註釋】【上虞】今浙江上虞縣。

【逆婆娑神】逆，迎也。（爾雅）「婆娑，舞也。」謂盱作舞貌以逆神也。（邯鄲淳齊娥碑）父

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

【子胥】姓伍名員。吳王賜子胥死，以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子胥因揚波成濤，素車白馬，隨潮來往。鴟夷，

皮囊也。

【錢塘】江名，在今浙江杭縣境。

【汨羅】江名，在湖南湘陰縣北。

【靈均】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字靈均，仕楚爲三

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譖譖而疏之。襄王時，謫之於江南，原作漁父，篇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沉汨羅江而死。

【光武詔問劉

昆云云】事見後漢書劉昆傳。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江陵】漢縣，今因之，屬湖北省。

【弘農】漢郡治弘農故城，在今

河南靈寶縣南。

廉頗論

廉頗，戰國趙良將，事惠文王，孝成王，至悼襄王時，頗因得罪，亡至魏，後至楚，死於壽春。

賀貽孫

古之大臣，當強敵憑陵之際，蓋有必然之防焉，又有不必然之慮焉。有必然之防，故其備密；有不必然之慮，故其圖周。備密而圖周，然後猝然臨事而不驚，無故變生而不亂。

昔者秦昭王誑

切旺

趙，約與趙惠文王會於渾

混

池。王與廉頗、藺

相如謀，

行則恐受欺，不行則示趙弱，乃盛爲之備，令韓平蔺相如從行，而以廉頗居守。廉頗送王至境，與王訣，決曰：『王行，度韓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及至澠池，秦知趙盛設兵有備，會畢，不敢有加於趙，君子是以知廉頗非僅行杭伍中人也，殆有古大臣之風矣！

夫國家所最患者，莫大乎以君與敵，而復去聲與敵市君也。吾無君而求君，則敵必以君爲市；及吾有新君而復求舊君，則敵必以吾舊君爲市；吾不求舊君，而舊君自求入焉，則敵必納舊君，以與吾新君爲市。展轉相市，地削民疲，是不戰而國自亡也。今廉頗既與王訣而許之矣，卽不幸而有變，奉舊君之命，立新君以絕秦望，則前之三患俱亡無同矣；又况其行而有備也。既防其必然，又慮其不必然，秦雖欲誑趙而不可得，此頗之所以爲大臣也。

其後秦昭復以誑趙者誑楚矣。武關之約，猶澠池之會也；楚懷王信子蘭之言而行，秦詐以一將軍號爲秦王，劫懷王入秦，設令是時楚臣有如廉頗者，能以

與趙王訣者，訣于楚王，王必狐疑不行；卽行而有備，王必不陷而入秦；卽陷而入秦，而王旣許楚臣立新君以絕秦望矣，必不求歸，而以巫黔琴中之地許盟，至走死秦地，而楚禍不解也。楚之諸臣，不爲其備而聽其行，是猶制虎者無救傷之具，輕身以嘗其搏，博噬，筮其媿於廉頗也多矣。猶幸齊人歸楚太子橫，得立爲王，又幸而懷王死，楚人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楚無求於秦，秦亦不能挾舊君爲市者，是昭雖諸人之後計得也。

吾獨怪南宋諸臣，旣立高宗矣，猶令敵人得挾二帝爲市，屢和屢爭，屢盟屢叛。是不獨有媿廉頗，并昭、晁諸人之不若也。悲夫！

中間數語，抉出利害處，何等該括；後引楚事反證，亦極分明。作者此等文，殆不減魏叔子。

【註釋】秦昭王【名稷，惠王子。

【誰趙】謂約趙王與會，而因以劫之也。

【趙惠文王】名何，武靈王子。

【渾池】今

河南渾池縣西，有俱利城，爲秦、趙相會處，又有會盟臺。

【藺相如】相如初爲謁者，繆賢舍人，後使秦歸趙，以爲上大夫。

【太子】

名丹，即孝成王。【誑楚】秦昭王約楚懷王盟於武關，楚王欲不往，懷王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劫之以西。

【武關】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楚懷王】名槐，威王子。【巫黔中】巫，楚巫郡。今四川巫山縣，有巫縣故城，即

是。黔中，亦楚地，在今湖南沅陵縣西。【齊人歸楚太子橫】太子橫，即頃襄王。懷王入秦時，橫質於齊，楚臣昭睢至齊，齊歸太子。

【南宋諸臣】如張守之上疏勸思二帝母后李綱之入對，亦有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等言。均以徽、欽二宗爲重。

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綱，字伯紀，邵武人。【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二帝北狩，遂即位於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

市聲說

劉彥和文心雕龍，著論說一篇，但意近戰國遊說士之言，非說之正體。蓋說爲子家緒餘，漢唐作者所題雜說，大抵

寓言八九，託物寄意，曼衍之即爲小說家言。

沙張白

初名一駒，字介臣，號定峯，江蘇江陰人。著有定峯文選、讀史大略等書。

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而當其

所聚，則尤爲龐雜沸騰，令^半聽者難爲聰焉。今人入山林者，聞鳥獸之聲，以爲是

天籟適然，鳴其自樂^洛之致而已。由市聲推之，鳥知彼羽毛之族，非多求多冀，曉

曉焉^切街^縣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乎？

京師土燥水澁^色，其聲增^{楚耕切}以眩^宏，鬻^育百貨於市者，類爲曼聲高呼，誇

所挾以求售，肩任壬擔負，絡繹孔道；至於窮墟僻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相聞，蓋不知幾聲上千萬人也。祁祈寒暑雨，莫不自晨迄暮，不肯少休，抗喉而疾呼，以求濟其旦夕之欲耳！苟謂鳥之呼於林，獸之呼於山者，皆怡然自得，一無所求，而人者獨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聲上以自然之樂者，反豐於物而靳僅於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然使此千百萬人者，厭其勤苦，且自悔不鳥獸若，盡棄其業而他業焉，將京師之大，闕切曲械然寂然，不特若曹無以贍聲去其生，生民之所需，疇爲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矣。顧使其中有數人焉，恥其所爲，而從吾所好，聲去則爲聖賢，爲仙佛，爲貴人，爲高士，何不可者？吾惜其自少聲去至老，日夕爲抗喉疾呼，而皇皇於道路以死也。甚矣市聲之可哀也！

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聚也。攬權者市權，挾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市技藝，市恩，市諂，市詐，市面首，市顰笑，無非市者。銜其所有，急其所無，汲汲然求濟其旦夕之欲，雖不若市聲之嘒嘒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鐘鼓矣。甚且暮

夜之乞憐無聲，中庭之相泣有聲，反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爲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子之所哀，豈僅在市聲也哉！

嗟乎！有鳳凰焉，而後可以和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焉，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嘒焦殺嘒。四靈不至，君子所爲致慨也。若曰厭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求而自然之鳴焉，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

攬權數語，的是京師市情。作者大筆，如禹鼎矣。

【註釋】【廳】大也。【天籟】凡孔竅所發之聲，皆曰籟。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曉】懼聲也。《詩》鴟鵂，予惟言曉曉。【街】自矜也。【澁】不滑也。【嚕呖】大聲也。【曼聲】長聲也。【孔道】通道也。

【祁寒】盛寒也。【抗】舉也。【恩勤】《詩》爾風，「恩斯勤斯，鸛子之閔斯。」箋云：「鸛鸛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

【閔然】靜無人也。【皇皇】有求而未得之貌。【面首顰笑】《南史》：「宋前廢帝時，山陰公主淫恣，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案面首者，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顰笑，謂以顰笑取悅於人也。此指優倡而言。

【汲汲】不休息貌。【中庭之相泣】齊

人有一妻一妾，而爲墻間之乞食，其妻矚而得之，歸，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事見孟子。喻人之苟且以求富貴利達者，妻妾見

之，且爲產而泣也。【爲其事而不諱其名】所謂爲謀利之事，而自認謀利之名者也。【瞧殺】音不盛大而就涸也。（禮樂

記）其衷心感者，其音嚙以殺。【囂陵】紛紜不靖，相率欺犯之意。【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見（禮禮運）。【鳥獸同羣

二句】（論語微子）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

嫂叔無服說

（禮檀弓）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朱 軾

字若瞻，號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端。著有文端公集，易春秋詳解，禮記纂言，

周禮註解，儀禮節略等書。

古者嫂叔無服，唐人定制爲小功，於情得矣。然終不得議古人無服之非。大

傳去聲言服術曰：『親親曰尊尊。』嫂叔異姓，無親親之誼，同列，無尊卑之分。扶切近在

家庭，禮避嫌疑，至當去聲不易之道也。若云嫂叔何嫌，則授受不親，不相通問之禮，

不幾贅綴歟？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上聲之。』

然則嫂叔之恩誼，固有不可概論者。如韓退之少去聲孤，育於嫂，加等可也。禮不立

服，亦猶弟子之於師歟？獨是家庭之內，誼無厚薄。較厚薄於嫂叔，亦將較厚薄於

昆弟乎？以爲待我厚而厚之；假而待我薄也，亦遂薄之乎？

記曰：『嫂叔之無服，推而遠去聲之也。』凡事引之使近，則順而漸歸於自然；推之使遠，則逆而不可以終日；人情大抵然也。今日遠之，是本近也；本近而推之使遠，其所爲推之者，亦大費隱忍矣。有如嫂之喪，父母爲大功，妻小功，子期而已獨晏然，於心安乎？推之者，推其所不自安也。

自制禮之始，人各懷一推之念，以及於唐，遂有久抑而不容不伸，卽欲推之而不可得者，此亦必然之勢也。制禮者，逆知後世必有增爲之制者，姑缺其儀，以示別必嫌明微之義，而聽後人之改制，以遂其不容已之情，蓋幾上聲經審慎而出之，非苟焉而已也。至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後儒杜撰，非古禮文也。婦爲夫之姑姊妹在室服小功，是降服二等矣。豈於夫之兄弟，獨降一等乎！

此文較邵子湘一作更醇，蓋卽從檀弓推而遠之句得解，可謂能明禮意。

【註釋】唐人定制爲小功。魏徵定服制議曰：『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然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乃生而同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

【大傳】禮記篇名。【親親尊尊】（禮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云：『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孺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

【授受不親】（孟子離婁）男女授受不親。【不相通問】（禮曲禮）嫂叔不通問。【贅】多而無用之謂也。

【程子】即程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有師不立服等語，見明鍾人傑性理會通。【韓退之】名愈，唐昌黎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愈生三歲孤，養於伯兄，會卒，嫂鄭撫而鞠之。及卒，退之服并而祭之以文。【大功小功】喪服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期】一年之喪也。【晏然】晏，安也。【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儀禮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

忠義辨

陳祖范

字亦韓，號見復，江蘇常熟人，雍正元年進士。以不肯依附權貴，終不殿試。乾隆十五年，舉經明行修第一，授國子監司業，以年老小任職，後三年卒。著有經咫掌錄及同業集若干卷。

明季諸生，布衣殉國者，咸謂宜列忠節。余以爲宜目爲義士，入孝義門。夫忠

與義相似而有辨。盡心於所事之謂忠，死其職守之謂忠。忠也者，人臣之軌則也。諸生布衣，未出事君，無所職守，祇以名義所在，不可苟安，激於羞惡聲去之本心，以死遂志。其行聲去若過當，其事若可已。縱令聲平不死，亦不爲大無義也。然且必死而不悔，則義莫甚焉。若夫忠與不忠對者也；如此則忠，不如此則不忠。彼諸生布衣之殉國，詎曰不如此遂不忠者乎？忠之名嚴而切，專致於君上之辭也；義之名大而緩，自守其分切扶問，誼之辭也。

孤竹子扣馬而諫，太公曰：「義士，不曰忠臣。」孔子亦不與三仁並稱，可知其區以別必矣。蓋未仕而殉國，與未嫁而殉夫同。婦稱節，女不可稱節，貞爲宜；臣稱忠，士不可稱忠，義爲宜。

忠義二字界限，爲之分明，得此益見布衣殉國之可貴。

【註釋】【布衣】士未仕者之稱。古者貴賤，衣服有別，故以出仕爲釋褐。褐，賤者之服，卽布衣也。【分誼】分，名分。誼與義通。

【孤竹子】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其國而來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

【三仁】（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淳于先生謂齊王

淳于先生，名髡，齊之贅婿，滑稽多智辯。此仿戰國遊說士之言，有所諷而作。

胡天游

字稚威，浙江山陰人，有才無遇，以副貢生終。乾隆時徵鴻臚，文舉經明行修，皆緣意外事報罷。著有石筍山房集。

行於世。

齊大饑，三年不禾，吏習王之憎

增

聞也，詭爲穰

穰

焉。明年，淄

文

濰

維

東，洪濟

濫，其西河薄洛交，益大魚齊民。阿

烏

大夫迫於怨，始半而入之。潛

米

引

王慚勿能

隱，以使

去聲

者強

上聲

往粟卹焉。

淳于先生謂潛王曰：『王無卹矣！』王曰：『國災勿恤，可乎？』先生曰：『王

將以賑人乎，抑以賑鬼也？』王曰：『何也？』曰：『賑於人焉，則弗及矣；賑於鬼焉，

則弗食矣。故臣願王之毋卹也。』潛王大怒曰：『寡人日恩齊民，誠若不及，今先

生議休之，是不仁責寡人；苟無說，且將以鬼事先生。』

淳于髡

坤

仰而笑，揖而稱曰：『王不聞東郭氏之牧乎？受命主君，未嘗飼

寺

焉，日操箠聲垂上以責其息；牛羊盡於野，犬疏空於牢，而牧蒙上賞。後雖益之芻，初

呼之秣味，皮骨之肆於靽讀若，輓輓鋸據錯觸中者，不能驅而齧厄矣。齊民饑者

幾聲上時也！竄溝壑，拄主戶巷，十九而殪，僅王吏猶羣掩之，責其穰賦。當此之時，民

恨王之吏切髓蘇委切，薄博骨，然亡者亡，死者死，未敢起殺吏以逆王意，則亦王順

孫孝子也。且王非不聞，重喜吏掩而利其穰賦也。

人有恠吝，貲者，子方疾，諱而任之，客曰：「公奚不療？」料之。對曰：「療將失

貲。」子死之不療也，貲則益矣，然而後亦孤矣。故愛子而忍貲，貲可復，愛貲而忍

子，禍其族。死而賑之，子安飽之？臣見王之飽死子也，非徒哺捕不入，又有以收其

餒後，此臣之所謂賑鬼者也。」

文摹倣戰國策維肖，仁人之言藹如。兩喻尤足驚惕玩視民瘼者。

【註釋】【饑】（論語註）穀不熟曰饑。【不禾】禾，嘉穀也。不禾，猶無禾也。【吏習王之憎聞也】憎，惡也。吏習知王之惡

聞災也。【詭爲穰焉】穰，禾實豐也。詭，詐也。王不喜言災，故詐以豐年入告也。【淄澠東】淄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流至壽

光縣，匯清水泊，又北出，合小清河，山溜河口入海。濰水源出山東莒縣，東北流至昌邑縣，入海。文言淄濰東，則改其常流矣。

【洪濟】

濰，大也。濟水亦稱沇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爲豬龍河，入黃河。濰水延漫也。

【河薄洛交】河，卽黃河。薄洛河，

卽漳水，在河北寧晉縣東南。戰國策趙策，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共之。卽謂此二水也。二水相交，故泛濰爲害也。

【大魚齊民】左

傳：「微禹，吾其魚乎！」爲此句所本。言使齊民盡化爲魚。

【阿】今山東東阿縣。

【始半而入之】阿大夫迫於衆怨，始入告濰

王以災之半。或曰：始入以賦稅之半。

【潛王】名地，宣王子。

【以鬼事先生】謂欲致之死也。

【東郭氏】東郭，姓也。

【息】生也。【肆】陳也，列也。

【鞞鞞】鞞（說文）柔革工也。鞞（說文）履空也。徐鍇曰：「履空，猶言履股也。」（呂氏春秋曰）南家

工人也，爲鞞者也。鞞，俗作鞞。

【鋸錯】鋸，俗言鋸子。鐵葉爲鋸齒，其齒一左一右，以片解木石者。錯，俗言錯刀，錯也。治玉石之器。鞞鞞

承上皮字言，鋸錯承上骨字言。

【訖】習也，謂習草也。

【挂戶巷】挂，撐也，支也。言死人戶巷皆滿也。

【饑】道死之人。

【非

徒哺不入二句】餒，祭餘也。此二句，意言受賑者已十九餓死，而施賑者且將侵蝕其餘也。

命說

胡天游

僕居京師，或愛僕者，曰：「東肆有工，能以命辨人吉凶短長，指貴祿約窮，若鑑鑑狀吏決獄，瞭了莫遁而成勿易也。」他日又至，曰：「嘗試卜乎？王公貴人，四

方來者，咸往請，靳得一言，子何樂自失？

僕告之曰：『若知所謂命乎？始生而然，以爲人之約窮貴祿也。古稱聖賢，猶不免焉。本乎天，生乎地，物之數以萬，莫不有造化定吉凶；木生而斷之，土凝而坏之，爲屋、爲舟、爲車、爲櫓、爲薪、爲瓦、爲孟、爲惡器，彼匠與陶，適然成之。方其未形，過者審焉，能預得其爲屋、爲舟、爲車、爲櫓、爲薪、爲瓦、與孟、若惡器耶？命之於人之視物，吾又何以得其貴祿約窮者耶！且命，人爲之乎？果天爲之耶？假人爲之，憎約窮，奔貴祿，均其力所至，工奚分焉？必天爲之，其幽眇微遠，度終不可得測。』

昔者孔子有說矣，其繫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彌子瑕能致衛卿，孔子曰：『有命。』孔子明其不可測，故常罕言。奚計約窮貴祿之適來者耶？微論終不可測，假工誠神，得其貴祿諾者，必喜以愉；得其約窮斥者，必愁以悲；其不能更
庚
吾悲愁以爲喜愉也。假猶能更吾悲愁，以爲化乎喜愉，誠未肯祈工術，易孔子說。若然，予何卜爲？三代始盛，士修其躬，治其家，賢能授官，升才於朝，氓農勤功，商工

賈古服其世，罔或聞是說者。自夫賢不必貴，不肖不必賤；智不必亨，愚庸不必困；術夫瞽師，因得持其妄倖而乘之，以誕鬻於世。苟少明其陋，雖誠不必學於孔氏，猶將斷斷無所疑惑。惟婦人豎子，臧獲賈販，悅貴祿，懼約窮，謂術夫瞽師，足以命已也，鬼神尊其言，羣相告其名，夫何怪而責焉！婦人豎子，非能知有孔子者也；臧獲賈販之無愈於婦人豎子也。士衣冠稱名，非孔氏書不得進，苟言不由孔子，於道也羣罪爲畔。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獨攘攘乎悅貴祿而懼約窮，吾又安禁術夫瞽師之言之不尙於孔子耶！

詞極淺近，理極正大，後幅尤探原扼要。

【註釋】【若鑑鑑狀三句】上鑑，鑑也；下鑑，照也。瞻莫逆，承上鑑鑑狀言，成勿易，承上吏決獄言。【斬】吝也。此當是斬之誤。

【若鑑鑑狀三句】上鑑，鑑也；下鑑，照也。瞻莫逆，承上鑑鑑狀言，成勿易，承上吏決獄言。【斬】吝也。此當是斬之誤。

【若鑑鑑狀三句】上鑑，鑑也；下鑑，照也。瞻莫逆，承上鑑鑑狀言，成勿易，承上吏決獄言。【斬】吝也。此當是斬之誤。

【若鑑鑑狀三句】上鑑，鑑也；下鑑，照也。瞻莫逆，承上鑑鑑狀言，成勿易，承上吏決獄言。【斬】吝也。此當是斬之誤。

【若鑑鑑狀三句】上鑑，鑑也；下鑑，照也。瞻莫逆，承上鑑鑑狀言，成勿易，承上吏決獄言。【斬】吝也。此當是斬之誤。

之北郊，民而墇婢謂之賊，女而歸奴謂之獲。【鬼神尊其言】言遵其言如尊鬼神。【士衣冠稱名二句】稱名，謂未冠之時。禮曲禮：幼名冠字。謂士爲衣冠之族，自未冠稱名之時，非孔子之吾不閱也。【於道也羣罪爲畔】言羣罪之爲畔道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孟子萬章）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王通中說論上

通字仲淹，龍門人。居於河汾，教授弟子。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讀易道及卒，門人諡曰文中子。所著

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讀易十卷。又爲中說，以擬論語。

陳兆崙

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乾隆元年，召試鴻博，入翰林，累官至通政使，兼尹順天府。有紫竹山房集。

或問陳氏曰：『隋有王通號爲文中子者，何如人也？』曰：『志士也，好去聲名

而出於正。』曰：『通門人所傳元經，署尾云：「文中子生於開皇元年，卒於煬楊

帝大業十三年。」據此，通年纔三十有去聲七。而其著書已自儼六經，比於孔子，聖

人固若是易去聲爲乎？』曰：『此不足異。吾聞橫渠先生云：「三代以下，學者之患，

在敢希賢，不敢希聖。」通居然敢於希聖，其志亦偉矣；病只在欲一蹴促而遂至

焉耳。』或又曰：『通非無意仕進。隋文改元仁壽之四年，通至長安獻策，不報，遂

歸而講誦，激爲高隱，詐也。』曰：『詐爲善，猶愈於詐爲惡。所爲好名而出於正，亦不失爲正士者也。』

於是或乃以中說所列隋公卿造聲去公請謁，及唐佐命諸名臣皆其弟子爲

疑；且曰：『如其非實，則爲妄人耳。』焉切衣游得稱士？』曰：『此其徒姚義、賈瓊之屬

爲之，非通自作也；就中見道之言頗有，當是通平日規倣聖言而出，或存之筆記

者。至實之以人與事，則由姚義輩於遺老旣盡之後，肆筆僞造。傳聲去不云乎？其父

殺人，其子必且行劫；其師欲蹴至乎孔子，其徒何不可蹴至顏曾？故以中說儼論

語，假問答以表才賢；又自揣人望不歸，而借重於時名震耀者，使與聲去己列，以求

取信於天下後世。蓋好名之流弊，有必至乎此者。是此書不足以重王通，而通一

切著述之見輕，轉坐此累。聲去姚、賈之罪也。雖然，通亦自階之厲耳，於姚、賈乎何

誅。』

此篇品題其人，恰如分量。予讀文中子書，精深闢大，宋以前無此作也。卽以宋

人語錄較之，亦不及于斯世而有斯人，固宜自擬聖人矣。乃或者疑爲無是翁，試問此書，誰能僞造？况新唐書列傳中，亦處處有其姓字乎！

【註釋】

【元經】

書名，舊題隋王通撰，唐薛收續，并作傳，宋阮逸注，其書仿孔子之春秋而作，凡十卷，末一卷稱收所續。晁公武讀

書志，謂崇文無其目，疑阮逸依託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逸僞作。

【開皇】

隋文帝年號。

【煬帝】

名廣，隋文帝之子，弑父殺

兄而自立。

【橫渠先生】

姓張，名載，字子厚，宋鄜人。神宗時，爲崇文校書，教授諸生，學者稱橫渠先生。諡明公。

【一蹴】

急步其

後曰蹴。一蹴而遂至，言一急步而即至其所也。

【仁壽】

隋文帝年號。

【長安獻策】

仁壽初，通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文帝

大悅，曰：「天以生賜朕也。」下其策於公卿。時太子廣有謀弑之事，通知謀之不能用，乃歸帝再徵之，不至。【隋公卿造公請謁】

如楊素、李德林、蘇夔等，文中子皆與言終日。他如賀若弼、李密，中說亦紀有問答之辭。

【唐佐命諸名臣皆其弟子】如房元

齡、魏徵、李靖等皆是。

【此其徒姚義賈瓊爲之】

義、瓊，均王通門人。中說論下曰：「通所謂靖威等八人之美，惟姚、賈得聞其

間。」後又有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之正，程元、王孝逸之文，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二篇皆有姚、賈，而姚輒稱首，賈則與

魏類列，而亦先賈後魏，如義之壓靖，若以此示高異焉。程元者，不知何許人，據云已歿。王孝逸名貞，仕於開皇初，隋書有傳，大業初早卒。

則此書非姚、賈僞造而誰哉？」【規倣聖言】指倣論語之中說言。

【於遺老既盡之後肆筆僞造】中說論下曰：「彼

於唐初名臣，一網幾盡，而獨漏一首座之長孫無忌。此必在無忌以謀叛寃死之後，故舍之耳。且諸貴未亡，則其書必不敢出，此吾所由

知其爲遺老盡而肆筆者也。」

師制服議

古之議者，不過採取衆言，不必有文字也。以議名文，似遠在論之後，與奏議不同。

杭世駿

字大宗，號荊浦，浙江仁和人。乾隆初，由舉人試鴻臚，授編修，改御史，以言事罷歸。未幾，復原官。著有道古堂詩。

文集、禮記集說、三國志補註等書。

自檀弓心喪之制定，於是門人之於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猶羣居則經。

漢夏侯勝死，竇太后爲去聲制服，以答師傅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爲制杖同之於父。

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延篤、孔昱、余六切李膺、宣度、劉焉、王朗，其較著者也；而應劭

嘗譏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質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

廢興，悔吝生焉。於是無服之制，相沿至今，未之有易。

杭子曰：甚乎虞之教人以薄也！師者，匠成我以進德修業者也。於其死而等

諸塗之人，在人情爲寡恩，在禮制爲闕典。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以之幾聖學，較儒

術，固不可同日語。然向者既有北面之義，民生於三，而事如一，教不同而倫則同，

爲制服，以厚俗也。若謂其淺教暫學，而豫申廢興悔吝之說，堅堯切澆季末俗，將遂

有逆師畔教，藉口實於摯虞之議；而傳道授業解惑之儒，竟至甘受菲薄，而莫能以師道自立者。

故吾之議，謂師死不可以制服。其制奈何？弔服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鄭稱之禮也；弔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總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院何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玄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經履。金仁山易之爲玄冠加帛，經帶方履，今可仿其意而變通之，玄冠經帶可也。三月不宴不聽樂，三年心喪。

寡恩闕典，自當矯正末俗，作者其知有今日乎！

【註釋】【心喪】（禮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謂喪在心而無服也。【若喪父而無服】

（禮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羣居則經】

經，喪服所用麻也。在首在腰，皆曰經。（禮檀弓）孔子之喪，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夏侯勝死竇太后

爲制服】案太后爲昭帝后，姓上官，非姓竇也。（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授太后尙書，及卒，太后素服，以報師傅之恩。【制杖】

（禮喪服小記）父喪苴杖，竹也。爲師制杖，則同之於父矣。【延篤】字叔堅，漢南陽蠻人，舉孝廉，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

府並辟不就。【孔昱】字元世，漢魯國魯人，靈帝時，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李膺】字元禮，漢潁川襄城人，以同郡荀淑陳寔爲

師，淑於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宣度】漢潁川人，爲師太常張文明制杖。【劉焉】字君郎，漢江夏竟陵人，以宗

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王朗】字景興，魏東海郡人也，除舊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應

劭】字仲遠，漢汝南南頓人，劭作風俗通，中有愆禮篇，略謂今人爲師制杖，同之於父，論者皆不匡糾，而實則爲之制杖者，皆在擯戚之

門，反有遭親喪而不歸者，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云云。卽指宣度而言。【晉定新禮】（晉禮志）古無師服之制，新禮齊衰三月，

摯虞議宜依舊無服，詔從之。【摯虞之議】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其議師服曰：「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

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爲益，故令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哲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

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匠成】言如物之受成于匠也。【北面】（漢書于定國傳）定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

禮。【民生於三而事如一】（國語晉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

也，故一事之。」謂三者皆爲生之類，故事之如一也。【傳道授業解惑之儒】（韓愈師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

業解惑也。【王肅鄭稱之禮】（魏王肅之說，謂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鄭稱之說，謂凡弔服加麻者，三月除之。

所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爲師出入常絰，出則變服。語見（通典）。【庾蔚之之禮】（通典）宋庾蔚之謂今受業

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五服之總】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爲五服。五服之總，謂五服中之緦麻服也。

【朱子】朱子之喪，門人黃幹服加麻，制

如深衣，用冠經。

【深衣】古代制服，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布緣】以布鑲其邊也。

【何北山】名基，字子恭，宋婺

州金華人，學於黃幹，著大學發揮等書。

【王魯齋】名柏，字會之，金華人，少號長嘯，後改魯齋，從何基學。處基之喪，服深衣加帶，經冠

加絲武，冠卷也。

【玄冠端武加帛】端，玄端服也，正幅無殺，故曰端。帛，素綢也。

【經履】履上加麻也。

【金仁山】名履

祥，字吉父，蘭谿人。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學者稱仁山先生。柏之喪，履祥加經於白巾。

梁鴻論

鴻字伯鸞，漢扶風平陵人。

沈德潛

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試鴻博未第，舉乾隆間進士，時年已六十有七。官至禮部侍郎，致仕歸。年至九十

七而卒，諡文愍。著有歸愚詩文鈔行於世。

范蔚宗作後漢書，以梁鴻入逸民傳，次周黨嚴光之下，以鴻娶布衣操作之

妻，爲

去聲

四皓諸人作頌歌五噫

醫

出關居皋伯通廡

武

下賃

任

春

書雍切

臨死謂主

人薄葬於吳，不歸鄉里，合生平觀之，固逸民類也。然吾窺其隱微，蓋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而不止於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之風。何言之鴻之時，肅宗之時也；賢主作

於上，良臣輔於下。鴻博覽旁通，不爲章句學，正宜出而有爲；而必刻苦自厲，至死而後已者，乃仁人孝子之用心，恐於彰父之失也。

鴻父讓，仕王莽爲城門校尉，既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讓與劉歆揚雄輩，

同爲失行

聲去

人矣。使鴻仕宦於朝，功績顯著，人頌鴻之得主，適益暴父之失身。鴻

之心，可一日苟安而不出於行遯者耶？且讓之死，死於北地，不死於扶風；鴻時尙

童稚，遭亂卷席而葬，此尤終身之隱痛也。故將死遺言，勿令

聲平

吾子持喪歸去。既

死，吳人葬之要

腰

離冢旁。蓋讓自扶風播遷，死於北地，去家何啻千里，客路席葬；

鴻亦自扶風播遷，死於吳地，去家何啻千里，亦不令歸葬。此其痛心疾首之隱衷，

諒其妻德曜知之，恐其子未必知；而舉伯通與葬鴻諸人，益無有能知者。宜范氏

作史，列之逸民傳中，而未審其爲仁人孝子也。

夫逸民之品誠高，而仁人孝子，尤重於人倫，故特爲表微之論。

闡隱表微，有功名教之文。

【註釋】【范蔚宗】名曄，小字博，宋順陽人。官宣城太守，操後漢書凡百二十卷，以謀亂誅。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除諫議大夫，不屈。今浙江桐廬縣有釣臺，爲子陵釣處。

【布衣操作之妻】鴻妻孟氏，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請其故，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爲四皓諸人作頌】四皓即東園公、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西漢初隱士。梁鴻嘗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歌五噫出關】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庶下賃春】鴻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廡，屋也。賃，春，爲人傭而擣米也。

【薄葬於吳】皋伯通知鴻非凡人，舍之於家。鴻病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

【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篡，取也。喻賢者隱處，不罹暴亂之害也。二語出《揚雄法言》。

【肅宗】即章帝，名順，明帝子。

【不爲章句學】言能通其大義，不爲一章一句之學也。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姪。後篡漢，國號新。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

【修遠】修遠即允吾，縣名，屬金城郡。今甘肅皋蘭縣西北，有允吾故城。

【奉少昊後】梁氏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至秦仲，當周宣王時。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後遂以國爲氏。

【劉歆】字子駿，劉向子。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亦仕莽朝。嘗作劇秦美新等文以阿莽。

【失行人】無品行之人也。

【行遜】避世也。

【北地】郡名，秦置，西漢因之，今甘肅環縣等地。

【扶風】漢郡名，今陝西咸陽縣等地，爲鴻父讓之家鄉。

【卷席而葬】不能具棺槨，僅以席卷也。

【吳人葬之要離家旁】要離嘗刺吳王僚子慶忌，家在今江蘇吳縣西，鴻墓在其

北鴻卒，早通等爲求葬地於要關家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弈喻

耶！

文有必待譬喻而後明者，此例實始於經；周秦諸子沿之，而益汪洋其詞，至以之名篇，則在唐以後。此何異詩之有比體

錢大昕

字曉徵，號辛楣，一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中成進士，官少詹事，旋以丁憂歸，引疾不出。著有潛研堂詩文集

及廿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等書。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朔敗，嗤癡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聲去之；甫下聲去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聲上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乃版切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

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子

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洛稱人失。人固不能

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鐸

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

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

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酌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厝觀弈者之不若已！凡人易犯此病，讀之當以爲戒。

【註釋】「嗤」笑也。【訾」詆毀也。【一著之失】圍碁謂下子曰著。【護前】謂自迴護其前者之失也。

辨睢陽妾報復之誣

李榮陞

字奠基，號厚岡，江西萬載人。乾隆間進士，官雲南知縣。著有厚岡文集。

池北偶談：

『徐藹，

于蓋切

會稽

計

諸生，年二十五，得瘕

賈

疾，痛不可忍。年

餘，瘕能作人言。瀕

頻

死，見白衣少

去聲

婦，曰：「君前生爲張睢

雖

陽，吾其妾也；有

何罪，殺以饗士卒？尋君已十三世，世爲名臣，不能報復，今甫雪吾恨。」藹隨逝。

「其門人范思敬說，子不語重引之。」

予按自古忠烈之臣，爲聲去國死守，援盡糧絕，易子析骸，諧亦豈忍出。李翰進張巡表，謂乖其本圖，信也。史傳聲去稱巡之言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割肌以啖淡衆，寧惜一妾。』一妾饗士幾聲上何，蓋策死日已近，與其汚於賊，何若先殺之；妾如有知，感惠大矣。

且其時被圍日久，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不少。『食人寧若全人之議』，史傳詳之。夫以巡之健戰能守，藉令虢王巨不分徙其糧，雖久圍，食必不乏；乏矣，令進明不懷媚習疾嫉，而赴其援，亦何至食人。至於兵去食去，猶能延其遲久之死，分屈賊勢，以速西兵，四日而四節度至，十日而東都平，斯則以死爲功，不但生保江淮已也。雖其時忌者滋愧，反指效死殺身爲罪名，自比避逆亂，設淫辭以助攻，然經前後煌煌正議斥絕之，天下久無異言矣。不謂千餘年後，乃有託諸鬼魅，媚專爲一愛妾抱不平，如偶談所記者，其肺腸更居何等耶？

夫以中興唐天下之功，較食人於垂破之城，百不損一也；以食萬計婦人老

弱較一妾，百不增一也。此鴻毛邱山之例也。巡且不自愛割肌，而妾敢愛一死乎？婦孺無數無罪不聞報，而一妾敢思報復乎？且巡在雍邱時，嘗屠附賊令狐潮之妻子，陟格切城上潮怒率衆來，巡責之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奈百世笑何！』潮赧然去。巡能生以大義，折令狐無罪之妻而死，乃詎屈加辭於應死之妾乎？巡烈日也，妾陰燐鄰也，謂燐能食日，吾不信也。

城之將陷，巡西向拜曰：『臣生不能報陛下，願死爲厲鬼以殺賊！』嗚呼！忠憤之氣，雖死如生，誠有以動人也。是以當時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昭顯其子。自德宗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張許南三人者；宣宗至圖其像於凌煙閣，異代宋眞宗東巡過廟，猶爲之刻贊。今天下祀者，莫不盡敬，此其魂魄毅然與天地長久，非得永爲萬民除厲必不快。豈屑代代輪轉臚仕，比避庸福享盡，遂茶溫然斃於所愛之鬼？近代斗筭所交切人，報復容有此，何可以上擬睢陽哉！

醫書見鬼譚詹語，具有本病，凡氣弱者，懼內者，脫陽者，合而成妄。吾意斯人

之死，精魄離析，自爲巡，自爲妾，生平好去聲色，不好德之情，發露於此。譴語無足怪，特相與傳之者之謬妄耳！

此事本易辨，妙在無一筆放鬆。

【註釋】【池北偶談】清新城王士禛所著，凡二十六卷。

【會稽】縣名，清屬浙江紹興府，今與山陰縣合爲紹興縣。

【瘕】

腹中積塊也。堅者曰瘕，或柔或散，無有常準者曰瘕。

【張睢陽】名巡，蒲州河東人。開元末，以進士官真源令。安祿山反，與許遠同守

睢陽。城中糧盡，人心危恐，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

【子不語】清錢塘袁枚所著。

【易子析骸】（左傳宣

公十五年）「楚子闔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爇。」言糧絕，不忍自殺其

子以救飢，則相易。又無從取薪，故析骸以炊也。張巡守睢陽時，亦然。

【乖其本圖】詳下食人寧若全人之議註。

【及婦人老弱不少】巡既殺妾，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

【食人寧若全人之議】張巡許遠死後，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

「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

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號王巨不分徙其糧】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河南節度使虢王巨發其半。

饒懷陽濟陰許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而睢陽以是食盡。事見巡傳。

【進明】姓賀蘭。時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張巡遣南霽雲往

乞援，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

【四節度至】肅宗命張鎰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

青州鄆景山四節度，倚角救睢陽，及鎬至，而城陷已三日矣。

【東都平】東都即洛陽，時廣平王叔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忍

愧六句】韓愈書張中丞傳後敘云：

『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其他則又何說。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

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彪】百物之神也。

【令狐潮】潮初爲

雍邱令，後降安祿山，引兵攻雍邱，張巡與賈贛擊却之，而屠其妻子礪城上。

【德宗信宗】德宗名适，代宗太子。僖宗名儇，懿宗少

子。【宣宗】名怡，更名忱，憲宗第十三子。

【真宗】初名元侃，更名恆，太宗太子。

【張許南】張巡，許遠，南霽雲也。

【臙仕

（詩小雅）瑱瑱姻婭，則無臙仕。

（說文）「臙，臙美也。」臙仕，猶言美官。

【茶然】疲貌。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斗符人】符，竹器，容斗二升。斗符人，言其量小也。（論語子路）斗符之人，何足算也。

【譚語】病中妄語也。

說犬

三首錄二。

陳庚煥

字道獻，號惕園，福建長樂人，嘉慶間歲貢生。有惕園存稿。

余生平未嘗敢罵人以犬，誠觀於犬而重有愧焉！蓋人之動以犬相訾謗

放

也，謂賤且愚，莫犬若耳！

然予觀張禹之帝師，馮道之王爵，留夢炎之狀頭，非不貴也；孔光之經術，劉

秀之博聞，華歆之雅望，非不知聲去也。而卒之忘君鬻國，徒爲天下萬世唾切臥罵

噉^瘼笑之資，犬寧若是賤且愚哉！

今夫犬，饜梁肉於朱門素封之家者，特千萬之什一耳。尋常祿犬，不過殘飯菜汁，又下則飯汁糠覈^乾，以酬犬庸而已。然夜深人靜，偶有風聲鶴唳^戾之警，饜梁肉者固吠，卽飽糠覈者亦不以祿之薄而不吠也。犬固職吠，然主人者，初未嘗丁寧教戒，責以必吠；而犬卒不以無責而不吠也。主家卽失盜，戮不及犬，而犬卒不以無戮而不吠也。風聲鶴唳之警，羣犬吠其主人，主人者起，未始不斥其妄吠；而犬卒不以一斥而不再吠也。卽不幸糠覈不飽，資^資緣入鄰廚，饜其梁肉，犬誠不能爲介；然旣饜而退，無或二心於梁肉之家；卽或持闔而繫維之，亦必狺^銀狺奪門，伺間^{聲去}脫走，歸其故主而後卽安，又何其貞也！飽糠覈之犬，繫而進之朱門素封之家，亦旣饜梁肉而不復^{聲去}知有糠覈之味矣。一旦遇其糠覈之主人，猶必搖尾眷眷有故主之戀，又何其厚也！

向使張禹、孔光、劉秀、華歆、留夢炎輩之爲人臣，咸知求無愧於犬，則兩漢、唐

宋安得有覆亡之禍哉！然則人而胥無愧於犬，斯亦足矣，尙安用以犬相警警哉！中間敍犬之善處，筆筆有精神，字字有針對，真乃奇文妙文。

【註釋】【警警】詆毀也。【張禹馮道】並見賀貽孫張禹論。【留夢炎】宋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宋

亡，仕元，爲翰林學士承旨。【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平帝時，光爲太師，盛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劉秀】即劉

歆。見梁鴻論。【華歆】見張禹論。【素封】富厚也。【史記貨殖傳】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犬庸】

庸，功也。【風聲鶴唳】唳，鶴鳴也。【晉書謝幼度傳】苻堅衆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此蓋借用，言犬一聞聲

息，便以爲賊至也。【丁寧】通作叮嚀，再三言之也。【賓緣】賓，進也。有所因而進曰賓緣。【持闔】持，執持也。闔，閉門也。

【狺狺】犬吠聲。【簪簪】與瞻瞻通，愛厚之貌。

其二

陳庚煥

或曰：『子所云愧於犬者，是則然已。然獨無狺狺嗥嗥，猱猱讀若惡狼藉，實

可賤惡去聲者乎？』

余應之曰：『彼猱惡狼藉者固可賤惡，然方爲其主人鞭笞癢束縛，一遇風

聲鶴唳之警，有不爲去聲其主吠者乎？入鄰廚而遭維繫，執有不奪門脫走，歸其故主者乎？然則卽是獠惡狼藉之犬，已彌足愧乎溫文恭遜之張禹、孔光、劉秀、華歆、馮道、留夢炎輩矣！且物之生，莫不各有其純駁，彼獠惡狼藉，亦千百之一二耳，烏足爲犬累！

憶兒時家所畜犬，馴謹雅潔無比。家人於歲節團肉爲餌，二初出於甌，增去聲甘芬遠聞，懸以巨籃，梗絕委地，無知者。犬終夜坐守其旁，籃中物滿，訂無一失。見可欲而不亂，處暗室而不欺，是豈特可愧乎古忘君負國之臣，卽古清心講學之儒，方之無愧色者，殆亦鮮上聲矣！予之不敢罵人以犬，蓋自是始。』

前一截以最劣言，下截又以最善者況，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註釋】【嗥嗥】野獸聲。【獠惡狼藉】獠，囚制也。狼藉，猶俗言作踐也。【純駁】可作美惡解。【甌】瓦器，所以炊煮者。

【綆絕委地】綆，斷而墮地也。【釘】古有釘坐，謂點果臝棧，以爲陳設之具，而不食者也。此釘字應作陳列不亂解。

王安石蘇洵論

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朝，得大用，首創青苗、保馬、保甲等法，致釀靖康之禍。卒諡文文。

章爲世傳誦。洵子明允，號老泉，宋眉山人。仁宗嘉祐間，與二子軾、辙，俱至京師。歐陽修得其所著權書、論衡二十篇上之，除校書郎，世號老蘇。

王慶麟

字時祥，江蘇華亭人。嘉慶間舉人，任宣城教官，工古文詞。著有洞庭詩文集。

士有不幸而得志者，王安石是也；士有幸而不得志者，蘇洵是也。安石志行駸皎潔，根本盛大，言事書及諸劄涉夾子，言言經術，非洵所能及。諸新法，皆先王舊章，得人以行之，實足救世。而當日在朝諸臣，才之大，實未有對安石者；故卒爲小人所乘，身名俱裂。向使褒同抱書以老，後之學者，宗仰遺文，有不歆希歆虛歎息於宋室之不幸，不得斯人爲救時之相去聲乎？

嘉祐初，洵出山以干諸公，歐陽修、曾鞏輩皆有虎帥率同以聽之意，惟安石薄之，曰：『此戰國之文耳！』余讀其書，尙威而輕言戰，幸而其言不讎。設朝廷以後之用安石者用洵，吾知變速而禍大；後世之詬呼冠切諱崇，當有甚於安石者。

洵著辨姦，世驚其知，去聲余獨非之。夫以衍杞方安石，亦可謂儼不於倫矣。究

其所爲姦者，不過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衣去聲臣虜之衣，食去聲犬彘之食耳。』

今夫獲巨盜者，必得賊賊證，迺通可具獄；未有縣懸決其後日之將爲盜，而先窮

鞫菊之者也。安石刻勵清苦，本諸性生。若欲以囚首喪面者，指爲悅人而肆其姦，

而與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同律而科罪，不亦怪乎？洵特挾私憾而妄言之，不

自意妄言而真中去聲也。後蘇軾在朝，力詆低上聲伊川之姦，蓋襲其父之故智，以倖

一中，而竟不中也。是蘇氏之家學也。

或曰：『然則安石賢乎？』曰：『安石信古而不通今，卽洵亦賢者也，其學通

今而不師古。兩賢一用一不用，千載身名，判若薰蕕。尤烏虜同鳴呼後之人有過於

兩賢之學，始可以得志，不得志爲忤戚也。』

持論不無過當，然能自圓其說。

【註釋】【荀子】殘割用以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

【嘉祐】宋仁宗年號。

【出山】隱者在山，出山，言出而仕也。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善古文，起五代之衰。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善文章，與歐、蘇齊名。

【虎帥以聽】虎，罕虎，子皮名。（左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其言不讎】讎，售也。見（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注。【辨姦論】洵著辨姦論刺安石。【以衍杞

方安石】辨姦論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類淵、孟軻

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按王衍，晉惠帝時人，清談誤國，而致五胡亂華之禍。盧杞，唐德宗時相，奸邪陰賊，致德宗播遷之禍。【儼不於倫】儼，通擬。倫類也。（禮曲禮）儼人必于其倫。【究其所爲姦者五句】辨姦論曰：「夫

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臣虜，囚虜也。

【澣】濯衣垢也。【縣決】謂事未至而先決之也。【鞠】訊囚也。【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

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辨姦論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

【科罪】科，斷也，謂斷罪也。【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之長子。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貶黃州，哲宗時召還。累

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伊川】即程頤，字正叔，道學名儒。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

侮。【薰蕕】薰，香草名，一名蕕草。蕕，草名，莖方，頗似蕕，臭甚烈。言二人之身名，如薰蕕之香臭不同也。

漢高帝論

高帝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始爲泗上亭長，起兵爲沛公。受義帝命伐秦，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悅。項

羽立爲漢王。高帝還定三秦，與羽戰，卒破之垓下，乃卽帝位，在位十二年。

周樹槐

字星叔，長沙人，嘉慶間進士，歷官沁源吉水知縣。著有壯學齋文集。

丁公爲楚將，

聲去

逐窘

聲君上

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

丁公

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

聲去

高帝斬以徇。

聲句去

曰：『後世毋效丁公！』

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譎

缺

哉高帝乎！

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

公也；丁公爲項王臣不忠。』然則爲項王臣忠者，宜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

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爲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

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

朔

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爲

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

聲去

也。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爲德而謁之，

是則高帝之所甚恥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

於後世也哉！』

寥寥數語，能使漢高奸詭心事，活現紙上，於此見文有史才。

【註釋】【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爲丁縣令。楚令皆稱公，故曰丁公。【逐窘】追逐而窘迫之也。【彭城】地名，即今江蘇銅

山縣。【徇】罰以示衆也。

【壯學子】作者別號。

【項王】名籍，字羽，秦末下相人，與叔父梁起兵吳中。梁敗死，籍將其軍，大破

秦兵，自立爲西楚霸王。與高帝爭天下，戰無不利。後爲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敗死。

【季布方購】季布，楚人，項羽將。羽敗，高祖

以季布屢窘辱己，乃購求布，懸千金賞，敢有匿者，罪三族。

【自以爲罪而逃之】布匿濮陽周氏，又僞賣於魯朱家爲奴。朱家，魯

人，漢初大俠。爲言於滕公，滕公言之高祖，乃得赦。

【鴻門之役】鴻門，在今陝西臨潼縣東。項羽與高帝會於鴻門，羽欲殺高帝，項

伯與張良有故，因爲和解。及宴，項莊舞劍，意在高帝，項伯拔劍對舞，翼蔽高帝。及天下既定，高帝封項伯等爲列侯，賜姓劉氏。

韓非論

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律之學。至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因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梅曾亮

字伯言，江蘇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治古文，紹姚鼐之緒。著有柏硯山房文集十六卷。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稅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
難，非之所以死也！

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

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辟去而不能脫其要。

辟平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

勢而抵其巖。義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

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聲去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聲去而爲禍首，豈不悲哉！

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聲上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欲制人而不制於人兩句，漢高明太，何嘗不如此陰鷲。若秦始皇，卽無李斯，非固有死道矣。見首不見尾，殊不能不服老子之猶龍。

【註釋】【太史公】姓司馬，名遷，字子長，太史公談子，作史記。【引繩墨切事情】（史記韓非傳贊）「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慘礫少恩。」按繩墨，喻法律也。言所引之法律，與事情切合也。

【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史記韓非傳）韓

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要領】要同腰。古人以執衣必先執其要及領，故言事之大要，亦曰要領。【抵

其讎】抵，擠也。讎，讎隙也。（揚子法言）讎可抵乎？

【不善藏其用】欲有以用其言而不使人知之，是謂善藏，非則反是。【老

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楚苦縣人，爲周守藏室吏，見周之衰，遂去。

【以柔爲剛二句】（道德經）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柔

勝剛，弱勝強。【處萬物所不勝】不勝，不能勝也。言老子自處于萬物所不能勝之地位。【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嬰兒處女，皆柔而不剛者。言老子視天下，以爲其柔并嬰兒處女之不若也。嬰兒處女，俱見道德經。【老子之不知所終】（史記老子傳）老子居周久，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于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說居庸關

關在河北昌平縣西北。關門南北相距四十里，兩山夾峙，巨澗中流，懸崖峭壁，稱爲絕險。

龔自珍

後名璣，字璣人，號定齋，浙江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性喜佛學，宗五子，尤得力於莊。老著有定

齋詩文集。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嶮。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

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

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

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

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俯同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

自入南口，城綽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泉吾馬蹏涉之，琤趨也切然鳴；弄之，則忽湧忽湫伏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習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撾服瓜切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尙不得覩燕平聲趙，

安得與反毳^脆者，相搗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
蒙古來者，是歲克什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
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
豪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去聲}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坡陀之
隙^{古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微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
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
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蒲道。

敘次歷落有致，着議論處，若頌若諷，看似別有風趣，實則包孕許多深慮隱憂
在內。

【註釋】【古之譚守者】（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明洪武間，徐達復累石爲城，自後永爲河北北面
之固。【昌平州】今爲昌平縣。【山東西遠相望】（地理志）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極天下之險。【輅】

聚也，通作湊。【蹙】迫也。【南口】（一統志）居庸關城之南，有南口城，去昌平州二十五里，亦南北二門。【中關】（一統志）

自南口而上，兩山之間，一水流焉，道出其上，十五里，爲關城，卽中關也。【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按（一統

志）作八里爲上關東城，說略異。【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按（一統志）作文七里爲彈瑟峽，又七里爲

青龍橋，又三里爲八達嶺，嶺上有城，元人以此爲居庸北口，故八達嶺在河北延慶縣南，去居庸上關十七里，與龔說不合。【凡四

十八里】（一統志）作自南口至北口，止四十里。【蹙】以石砌入城牆也。【天竺三字】天竺文字，卽梵文，起於印度。【蒙

古字】蒙古文字，出於回紇，與滿洲文字相似。【景泰】明景帝年號。【齧】與嚼同。【蹕】與蹄同。【琤然】佩玉聲。

【湫】伏流也。【濕餘水】卽今榆河，在昌平縣南，一名濕餘河，濕本通縣。【文杏】果木名，二月有花。【蘋婆】俗稱蘋果，二

三月有花。【棠梨】卽甘棠。詩蔽芾甘棠。鄭註曰：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怒華】花盛開也，華同花。【棠駝】卽

駝駝，能負重行遠，數日不飲食，最便旅行沙漠中。【摩】切近而過之也。【搗】擊也。【若蒙古非以若耶】此兩若字，指蒙

古言。【余江左士也】定齋爲浙江仁和縣人。【目尙不得視燕趙】石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契丹，迄趙宋之世，未

能收復十六州，卽今河北山西之地，古稱燕趙。【反毳】毳，獸細毛。蒙古人衣皮多反着，故曰反毳。【克什克騰蘇尼特】蒙

古二旗名，克什克騰一旗，係昭烏達盟之一部，在古北口東北五百七十里，今屬熱河。蘇尼特部二旗，係錫林郭勒盟之一部，在張家口

北五百五十里，屬察哈爾。【詣理藩院交馬】清代官制，理藩院掌內外蒙古及額魯特之年班朝貢承襲等事，設尙書一人，侍

郎二人，全以滿洲及蒙古人任之，交馬，貢馬也。（一統志）克什克騰貢道，由獨石口入；蘇尼特貢道，由張家口入。【有間道】（元史）

（太祖攻居庸，不能下，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衛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

兒兒臨前導自暮入谷黎明已在平地疾趣南口（金兵駭潰）是則有間道已久定倉卒之知耳。【陂陀】山旁曰陂，陂際曰陀。

蓋寬饒論

寬饒，字次公，漢魏郡人。宣帝朝，舉賢良方正，高第，爲司隸校尉。

魯一同

字通市，一字蘭岑，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著有通市類稿六卷。

漢宣帝時，蓋

諡如

寬饒

薨

爲司隸，刺舉無所回避；又好

去聲

犯上意，下吏自剄

切紀影

死。天下哀之。

魯子曰：是宰相

去聲

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

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

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

平聲

相以此時，從

趨也

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

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從；卽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

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回庸主之聽於俄頃

之間。況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

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上聲焉？

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

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闕號平聲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案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荊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千古哉！

大抵漢之賢相，皆嚴覈核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誚，切才笑獨一霍子孟也。

與！
平聲

不學無術，自是定論，西漢無賢相，信然。

【釋註】漢宣帝初名病己，更名詢，武帝曾孫，昌邑王廢，釐光乃迎立之。【司隸】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置，以掌徒隸而巡察。

【好犯上意】寬饒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宣帝以爲怨謗，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魏侯】名相，字弱翁，漢濟陰定陶人，時爲丞相。【溺其職】猶言不勝其職也。【諫大夫】漢官，掌論議。

【免冠救朱雲】朱雲，字游，魯人。成帝元延元年，上書求見，因請賜尙方斬馬劍殺張禹。帝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檻呼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帝意解。

【諫收劉輔】劉輔，漢宗室，河間人，成帝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諫大夫劉輔。帝怒，詔收縛，繫掖庭祕獄。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救授，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

【許伯之入第也】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時。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適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魏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廣漢爲京兆尹，疑丞相魏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因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腰斬。

【蕭望之殺韓延壽】（漢書韓延壽傳）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常，後復誣懇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

【翟方進黜陳咸】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咸，字子康，沛郡相人。方進爲丞相，咸爲少府，二人素有隙，方進奏咸前爲郡守，所在殘酷，咸坐免。後屢起用，均爲方進奏免之。

【霍子孟】名光，河東河陽人，（漢書霍光傳贊）有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之語。宣帝之立，光有功焉。後其子山禹等謀亂，族誅。

論辨 蓋寬饒論

標商冊註

